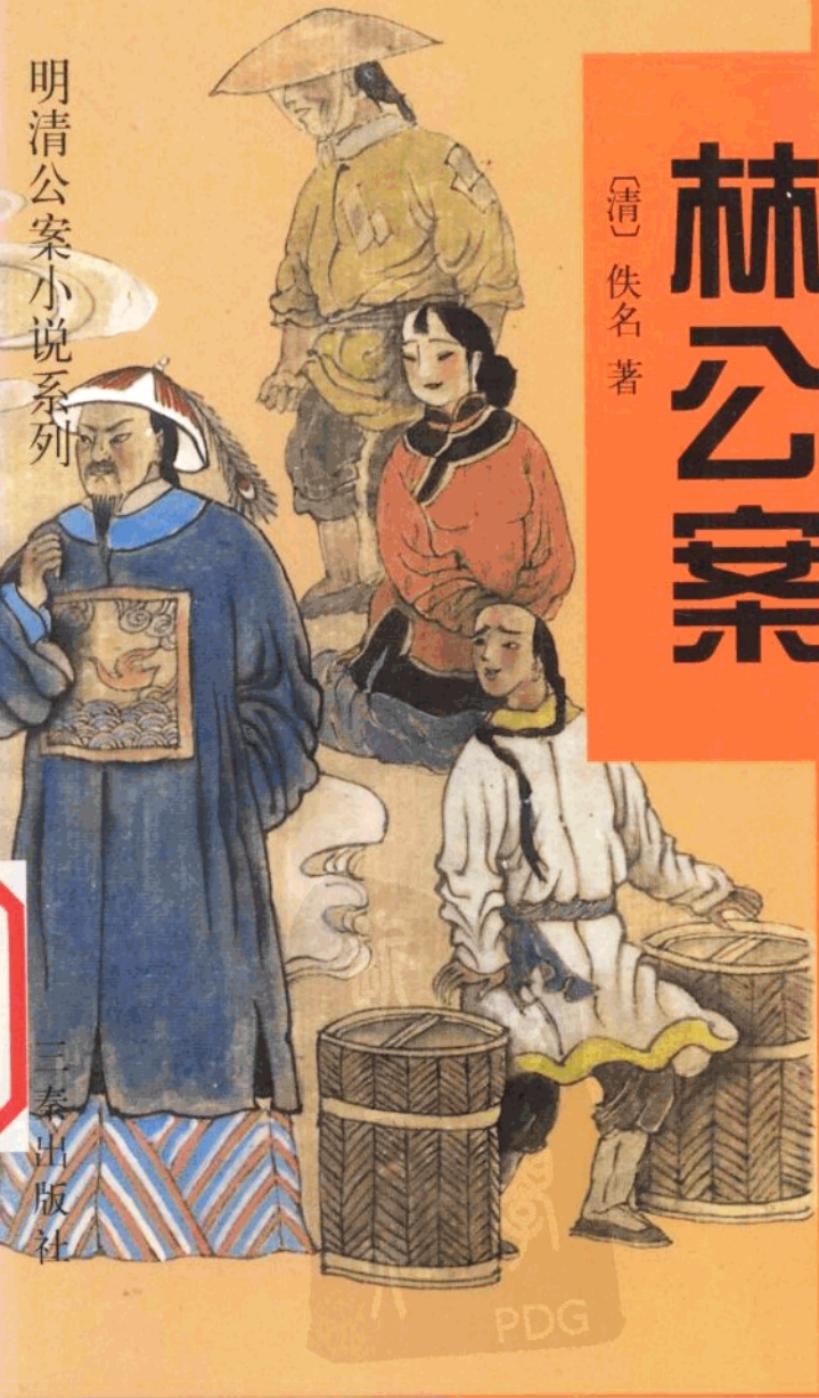


明清公案小说系列



〔清〕佚名著

赫公案

三秦出版社

PDG

明清公案小说系列

〔清〕佚名著
杨居让 张琦 点校

赫公案

三秦出版社

明清公案小说系列

林 公 案

[清] 佚 名 著

杨居让 张 琦 点校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省岐山彩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151-7/1 · 42

定 价 11.0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试秋闱良材获售 参县幕奇案亲查	(1)
第 二 回	片言折狱名重公卿 老役缉捕石打太守	(6)
第 三 回	身入谏台揭参降将 心存叵测谋刺贤臣	(13)
第 四 回	爱贤才老师荐幕友 入险境侠女救书生	(18)
第 五 回	长途仆仆响马追踪 良夜迢迢霜锋飞至	(23)
第 六 回	以德服人释放刺客 告养归里饱受虚惊	(28)
第 七 回	访能人酒客说真话 受愚弄干役入牢笼	(33)
第 八 回	捉盐枭老谋深算 访恶霸微服私行	(38)
第 九 回	金鸡湖恶霸行凶 白石洞贤臣受困	(43)
第 十 回	遇义侠林公脱险 入江湖恶霸弃家	(48)

第十一回	侠恩爵讨差拿要犯 莽杨彪出手打高僧	(53)
第十二回	首凶正法大快人心 义士探庄共商良策	(58)
第十三回	探葛庄杨彪陷机关 拿恶棍幼德奋神勇	(66)
第十四回	史大娘报德追赃 邱船主以寡胜众	(73)
第十五回	旅店遇凶徒瓮中捉鳖 输情通寡妇海底翻澜	(81)
第十六回	宿山村侠士锄强 奉上谕贤臣升任	(89)
第十七回	酒客忘形说出逃荒恶习 吏胥结党串吞赈济巨金	(94)
第十八回	亲勘灾荒扫除积弊 略施小技惊走群雄	(100)
第十九回	赴东河巡视三门砥柱 登北岸警睹双手拔船	(107)
第二十回	无心获正犯解案销差 有意吐真情同仇敌忾	(116)
第二十一回	利国驿巡抚被掳 抱犊峪名捕购线	(121)
第二十二回	史林恩弃暗投明 张保仔兽心人面	(127)

第二十三回	任封圻保障东南 查漕弊救济州县	(133)
第二十四回	买缸寻衅巧遇名家 聚众复仇又逢大吏	(138)
第二十五回	捞浅拉舟又遇运河冰冻 奸姑杀嫂构成命案奇冤	(144)
第二十六回	遭诬陷无辜被逮 得真情奋勇缉凶	(150)
第二十七回	帮匪囊空渔船遭劫掠 令尹智短幕客弄玄虚	(155)
第二十八回	帮头充巡捕化装查案 邑令接公文添差缉凶	(161)
第二十九回	王安福奋勇捉帮头 史林恩渡江获要犯	(166)
第三十回	访命案跑堂泄真相 缉凶首县署请添差	(171)
第三十一回	悍帮头菜馆遭擒获 小粮户茶肆发牢骚	(177)
第三十二回	茶肆无聊畅谈漕弊 慢藏海盗忽见奇人	(184)
第三十三回	侠丐入冰窟怅怀陈迹 贤臣费规划重整漕规	(190)
第三十四回	秋汛届期履勘襄河险要 堤防巩固奏报江汉安澜	(195)

第三十五回	施老海小试富阳法 (200)
	黄爵滋请禁鸦片烟
第三十六回	厉烟禁加重论罪 (205)
	拟复奏附列良方
第三十七回	陈锦堂戒烟得美缺 (212)
	杨天德匿怨访问僚
第三十八回	至友告讦变生意外 (218)
	美姬设计妙绝人寰
第三十九回	助力感恩委身擅宠 (224)
	失官盗印报怨相当
第四十回	奏请禁烟维持银价 (230)
	拿获贩土重拟罪名
第四十一回	美凤姑乔装护亲夫 (238)
	贤观察奉委访猾吏
第四十二回	遇樵夫问路历险境 (243)
	见逃犯假意说卑词
第四十三回	缴枪如丘山当场烧毁 (249)
	拯民施丸药普渡众生
第四十四回	论烟害追源往事 (255)
	闻严禁运动权奸
第四十五回	权奸得贿倒行逆施 (260)
	公愤难平上疏抗议
第四十六回	尤协镇狂妄辱钦差 (266)
	邓制军直言论权相

第四十七回	移檄英主会禁种烟	(272)
	传谕夷贩呈缴存土	
第四十八回	绝供给降服英领事	(278)
	缴鸦片稟复林钦差	
第四十九回	移节虎门收缴烟土	(284)
	激恼领事遣回夷船	
第五十回	撒盐灰销毒务尽	(290)
	验水量夹带难瞒	
第五十一回	伤害林维喜交涉人命	(296)
	会同关天培添建炮台	
第五十二回	义律霸阻夷船入口	(302)
	英王怒派军舰示威	
第五十三回	奸夷轻启兵端损船折将	(308)
	水勇火攻匪艇烂额焦头	
第五十四回	澳门交兵英将披靡而遁	(315)
	定海失守林公忠勇见疑	
第五十五回	功罪倒持林总督去位	(322)
	昏庸渎职琦中堂私和	
第五十六回	失虎门关提督殉国	(328)
	战省河杨参贊扬威	
第五十七回	赔兵费捏词蒙听	(334)
	垦边疆遣成立功	
第五十八回	长都统殉难乍浦城	(341)
	陈提督炮毁英兵舰	

- 第五十九回 良将阵亡议和辱国 (348)
贤臣开复奉旨平番
- 第六十回 化民释怨匪患肃清 (354)
暴病归真全书结束

第一回 试秋闱良材获售 参县幕奇案亲查

话说林文忠公则徐，字元抚，本是福建侯官的世家子，生于乾隆五十年。自小聪颖异常，十三岁应郡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中举，即为闽清县谢选门邑宰延去佐理案牍，平反两件离奇冤狱，声名大震。

一件是杜成妒杀倪根案。杜成妻许氏，当堂供认凶手非杜成，指为陆大。陆大备受刑讯，不堪其苦，已经服诬。亏得林公偶阅供词，因情节可疑，遂同邑宰私行察访。查得那杜成家居闽清东城外，父母俱没，幸亏母舅陈大松抚养成人，并且替他聘娶许氏为妻。成婚以后，夫妇俩亲热非常。杜成向在城内米铺中当伙计，朝出暮归，习以为常。

有一天，杜成于午后回家，走到里门附近，有三四个顽童，正在那里游戏，瞥见杜成走来，齐声叫道：“杜乌龟，今天为什么绝早归来？”杜成含怒问道：“你们叫俺乌龟，是何道理？”顽童答道：“你的老婆常与倪根同床共枕，你不是乌龟是什么？”杜成闻言，气得两眼发直，一脚边赶到母舅家里，将顽童之言直告舅母陈刘氏。刘氏劝道：“顽童含血喷人，不足取信。我与你家比邻而居，从不曾见有野汉子出入，你莫多疑。”

杜成呆想了一回，打定主意，告别回家。许氏迎问道：“今天何故绝早归来？”杜成捏词答道：“朱家桥谢海观欠店中米价，屡索不偿，店主派俺去坐索，大约有二三日耽搁，恐你在家悬望，特来告知。”说时假意收拾了雨具，转身而去。许氏送到门口，叮咛而别。

杜成仍到米铺中，照料门市，直到黄昏人静，重又回到住宅后面，潜伏在屋角边。守了一回，遥见一人，蹒跚而来，借着月光看去，果然是倪根。见他走近后户，向门上弹指三下，许氏开门迎入，随手将门关上，匆忙间忘却加闩。杜成看得清楚，按住了心头之火，走到舅母家中，将目见之事，告诉一遍。陈刘氏竭力劝解，叫他不要动武，恐怕闹出人命官司来，不是要的。

杜成早有成竹在胸，转身出门，一手掣着藏在身边的钢刀，径奔自家后户，推门而入，悄悄地走入许氏卧房。其时灯光已熄，他就蹑足走到床前，伸手摸索，捉得一条发辫，右手挥刀向颈项中猛砍，把倪根脑袋砍落。待要捉摸淫妇时，却已不知去向，疑她逃往母舅家中，忙将凶刀抛弃烟囱中，向母舅家奔来。

陈刘氏见他满身血污，吓得目瞪口呆。杜成说道：“奸夫已被俺杀死，淫妇却吃走了，可曾逃来没有？”陈刘氏答道：“没有逃来。人命非同儿戏，你还是远走高飞暂避官司！”说着取出袍褂，叫他洗手更换，把血衣焚毁。时已三更以后，杜成就叩首而别，逃往福安裕康米铺中为伙。

那陈刘氏自杜成去后，守到下午，不见许氏动静，亲往探视。许氏含笑相迎，接入卧室中坐定。刘氏留心察看，房中一切如常，非但不见倪根尸身，并连杀人痕迹也没有一点，

便向许氏问道：“杜成昨晚回来没有？”许氏答道：“他到朱家桥去讨米帐的，故没有回来。”刘氏坐了一回，回到自己家里，只道杜成撒谎，并未将倪根杀死。等到丈夫回家，就将此事告知，互相猜测，终究莫名其妙。

光阴迅速，已隔了七八天，许氏一面央求陈大松到朱家桥去找寻杜成，一面亲往米铺中询问，方知杜成不别而行，店中并未差他去讨帐，许氏只好恳托大松留心找寻。她因一人住在家里害怕，借住在陈家，终日帮同操作，足不出户。陈氏夫妇见她如此，竟不信她有外好。

当年冬季，大松因事赴福安，途遇杜成，讶然问道：“你在此作什么生计？”杜成略述经过，未问许氏近状。大松便把许氏敛迹守范的近状详述一遍，并劝杜成速归。杜成心中虽然疑惑，只因其事既未张扬，回去谅无妨碍，即向店中告假，舅甥二人结伴回家。许氏见丈夫归来，殷勤备至，小心伺应。杜成见她已经痛改前非，遂与她和好如初，同在母舅家中吃过晚饭，方才回家。

到了卧房中坐定，杜成开口问道：“听说东村倪根被人杀死，究竟确不确呢？”许氏含笑答道：“何苦假惺惺作态，你就是杀人凶手。”杜成笑问道：“当时你躲在哪里？尸身怎样收拾的？”许氏答道：“我正在睡梦之中，忽听得房外脚步声，料定是你，此来必无善意，我就悄然下床，攀登橱顶。见你持刀入房，把倪根杀死，觅我不得，开后门而去。我就从橱顶爬下，点灯照看。只见满床血污，倪根身首分离，死在血泊之中。留着岂非祸胎，料想你也不能立刻归来，就想出一条毁尸灭迹之计，便取切菜刀将尸体支解，放在锅中煮烂，一面收拾血污。尸体煮烂之后，将骨头取出，藏在箱中，肉糜

就用米糠拌和，按日饲猪。所以第二天舅母来此，不曾看出破绽。”杜成听罢，说道：“你的心肠狠毒极了！”许氏很不耐烦似的答道：“你杀了人，留个尸身在这里，我若不毁尸灭迹，人命官司，非同儿戏，此时早弄得你无家可归，哪里能逍遥法外呢？”杜成笑道：“往事丢开，以后但愿你谨守妇道，不再和无赖勾搭就是了！”说罢，夫妇就寝。

哪知隔墙有耳，夫妇俩的私语，竟被人听得明明白白。原来杜成贴邻有个陆大，垂涎许氏美色，无奈许氏心向倪根，不去理会他，因此衔恨在心，常思报复。两家只有一墙之隔，许氏房后，便是陆大家的茅厕。当夫妇俩私语时，恰巧陆大在茅厕中出恭，夜深人静，听得很为清楚。暗想：他家既有此等之事，真是报复的好机会。打定主意，回到卧室中去睡觉。

次日起身后，便去找倪根的胞兄倪大，说明一切。倪大听得兄弟惨死，怎不气苦，便道：“俺即往告状，烦君为证。”说着两人同至县前，找寻书吏，写了状子，投入衙门。邑宰谢选门阅状批准，差提杜成、许氏到案。先问杜成何故杀死倪根，杜成供道：“小人不敢杀人。”选门怒道：“你不杀人，倪根如何失踪？”杜成诳供道：“小人今年二月初旬即到福安裕康米铺中为伙，实不知情。”选门遂提许氏上堂，问道：“杜成是不是为妒奸杀死倪根？你须照实供来。”许氏道：“状纸上载明倪根何时被杀？”选门道：“四月十九夜间。”许氏供道：“吾夫二月初四即赴福安，直至昨天回来，岂能杀人！”选门道：“你既回护丈夫，着你交出倪根来！”许氏答道：“倪根已于四月十九夜被人杀死，叫小妇人何从交出？”选门大怒道：“好一个利口妇人，既说你丈夫不能杀人，如何又说倪根被人杀死？倪根既然被杀，必有凶手。你纵然狡猾，也逃不出本

县眼目。正凶非尔丈夫，就是你这泼妇！”许氏故作惊恐，吞吐说道：“事至今日，小妇人也不能顾恤廉耻，只好从实招供了！原来小妇人未出嫁时，被原告陆大引诱成奸；既嫁杜成，与陆大踪迹渐疏。旋因吾夫在米店为伙，在家日少，又被死者倪根势迫利诱，不合与他往来。后来事机不密，被陆大探悉，乘那夜倪根至小妇人房中相会，陆大就越墙而入。当时小妇人闻声惊醒，倪根已被杀死在床，身首异处。小妇人吓得魂不附体，正待呼救，陆大向我说道：‘你如呼喊，马上将你一刀两段；如其帮我毁尸灭迹，非但无事，以后重续旧好，还你快乐不尽。’小妇人怎敢与他相拗，只得允从。当时他就将倪根尸身砍成七八段，放在锅中，煮成肉糜，拌糠喂猪；一面命小妇人将房中血迹，打扫干净，不留丝毫痕迹。以后陆大便时来缠绕。岂知此人心毒异常，又欲将我夫一并害死，与小妇人作长久夫妻，小妇人不答应，他便一计不成，又使一计，教唆倪大捏词告状。还望青天大老爷明鉴。”

选门得供，颇觉有理，即提陆大到堂对质。许氏一口咬定，口讲指划，情景如绘。奸情出自妇人口，陆大有口难分，惟有叩头呼冤。当下将原被两告一并收禁。以后历用刑讯，许氏坚执前供，选门信以为真，遂用严刑鞫讯陆大。陆大不堪其苦，屈打成招，冤狱构成。

要知林公如何平反，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片言折狱名重公卿 老役缉捕石打太守

且说陆大受刑不起，只好供认杀死倪根，许氏为帮凶；尸身支解饲猪，无从检查。知县谢选门终觉情节离奇，不敢贸然定案上详，便来与林公商议。

林公把陆大与许氏的前后供词批阅一过，向选门说道：“此案情节离奇。据常理而论，陆大如果真是凶手，早已远走高飞，岂肯反做见证，同倪大来县告发？可疑者一。世间只有淫妇恋奸情切，谋杀亲夫，而许氏偏偏回护亲夫，可疑者二。此中颇有不尽不实之处，还须密查暗访，求个水落石出，且慢申详。”选门就将访案之事托了林公。林公允诺，即日出衙，到杜成家近邻借端探问。四邻答话，各不相同。陈大松当然庇护杜成，回林公说：“杜成是二月初旬赴福安去的。”有的说四月下旬出门的，有的回答不晓得。当下林公探不出端倪，回到衙门，派干役到福安裕康米铺中，查问杜成到店日期。不料经理向荣早已接到杜成来信，便也不肯吐实，只对公差说二月初五到此的，公差如此回复了林公。

林公见查不到证据，只好从犯人身上着想，便叫选门赏一席酒菜给陆大与许氏，吩咐看役引二犯到空室中同饱，不许有人在旁照料。选门依言，林公跟着挑酒菜的来到监狱，潜

伏在隔墙空室窃听。差役引男女二犯到得室中，说：“你们已经定案，明天就要处决。我们牢头因你们多有孝敬，于心不忍，故特备这一桌酒菜，请你二人吃喝，也不枉生受你们的孝敬。如今我还有事出去，你二人且开怀畅饮，叙叙旧情。”说着径自去了。

那陆大长叹一声，对许氏说道：“你这淫妇，害得咱苦也！本来咱不晓得倪根是谁所杀，只因杜成还家那天，听你在房中一五一十的告诉他，杀人凶手是杜成。你如今竟含血喷人，一口咬定我是凶手，你真心毒极了！”许氏很自在地说道：“偏你的心不毒？你下此毒手，欲置咱们夫妇俩于死地。你要咱的性命，咱才一口咬定你争风杀人。事到今日，你终究害了自己，脑袋搬家，也是很爽快的事啊！”陆大怒道：“好好好！你这淫妇，既如此狡猾，咱明日死了，也不能放过你！阎清县堂上容你扯谎，森罗殿上看你躲赖得过？”

二人正自你一言我一语说着，不防此时林公推门而入，吓得许氏面如土色。陆大却一惊一喜，认了林公一眼，连忙起立说道：“大老爷！许氏已经说出凶手是杜成，想大老爷也当听见，还望大老爷伸冤。”林公一壁点头，一壁向许氏说道：“你二人说的话，我都听得，你也不用诬攀。要知杜成杀奸，罪或可恕。你以前的行为虽不正当，此次回护亲夫，情本可原。只不该诬攀陆大。且待县尊酌议定谳。”说着便出狱往告选门。

选门立刻传齐差役，提出陆大、许氏、杜成等审讯，先问许氏。许氏知难狡赖，照实供招。杜成也照直供认。陆大无罪，当堂开释；杜成、许氏还押。选门退入签押房，即请林公主稿申详，拟定杜成、许氏徒罪，成全了二人性命。因

此都称谢选门为谢青天，却不知出自林公一手。

隔了半年，闽清西乡朱村，有寡妇王周氏，膝下无儿，单生一女，名叫秀姑，爱若掌上明珠。赘婿何金生，素性刚强，夫妇时常勃谿。周氏本欲以婿作子，见他脾气太坏，由此不悦，遂过继族侄永福为嗣子，金生并不介意。时值新年，小夫妇俩又因细事口角。永福竭力劝解，即邀金生同往镇上游玩解闷。

恰巧镇上谢神演戏，郎舅二人挤入人丛中观看。一刹那时，金生忽失所在，永福只道他往别处，不以为异。晚间独自回去，并不见金生踪影。一连隔了三日，也不见金生归来，始出寻访，杳无踪迹。村中好事的人因金生夫妇口角之后，又与继子同出，就生出了种种怀疑，茶坊酒肆中窃窃谈论此事，后来被金生父何子青所知，托讼师撰状，捏词赴县控诉，稟讲继子永福与妹通奸，恐婿金生显扬丑事，共同谋杀。

时值选门入秋闱为分校官，由代理知县许鼎阅状批准，提王寡妇及秀姑、永福到案，严加鞫讯，三人初时极口叫屈，一无供述，遂用刑讯。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况妇老女弱，哪里耐得住痛苦，只好服诬，永福亦惟有含泪供认。

选门回署，林公将此案告知。选门提王氏及子女三人审讯，林公立屏后窃听。三人供词如一，并无翻供。选门向林公问道：“三人供词合一，似无可疑之处。”林公答道：“三人供词合一，虽无可疑，但原告诉讲赴镇观剧后谋杀，次日假讲失踪，至今尸骸未得，生死未明。倘贸然定案，一旦何金生复出，又将如何？”选门深韪公言，正拟详加讯问，忽接臬司来文，饬提此案解省。

原来钱臬司与许鼎有些亲戚，许鼎交却闽清县事，晋谒